



读书圆了我的作家梦

江苏盐城 戚思权

27年前,我高中毕业后,在市直机械厂工作。我是一名生产一线工人,虽然我干的是苦、脏、累的活,但是我没有放弃更高的精神追求,工作之余我喜欢读书看报和写作。

我刚进工厂期间,厂里有征订党报党刊的任务,每个车间都征订几份报纸。厂收发室送到车间的报纸,车间主任和书记偶尔看看,其他工友很少有人看报纸,他们业余时间喜爱下棋、打牌、打麻将。我在车间从事工作比较特殊,我一般在下雨天不工作,但必须要出勤。在下雨天,我会冒着大雨到厂收发室拿报纸,在车间办公室,我看报纸一看就是大半天,读了优美而精彩的文章后,我总是爱不释手,看了一遍又一遍,我有时候会把好文章直看到会背诵为止。当我看到报纸上有好的内容,我就把车间的报纸悄悄地揣到口袋带回家,把它变成自己的“私有财产”,我会认真细致品味每一篇好文章,把特别好的文章剪下来,粘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,作为永久性收藏。

读书看报丰富了我的知识,开拓了我的视野,增加了我的见识,陶冶了我的情操,启迪了我的智慧和心灵。读一篇好文章,犹如读者与作者,心对心,面对面地交流。我书和文章读多了,也有了自己的思想与主见,我手也作“痒”了,自己写“豆腐块”文章向厂里广播站和刊物投稿。那时每个车间有宣传报道厂里先进事迹的任务,车间领导就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,聘请我在车间当通讯报道员,多写一些车间领导和生产一线工人突击生产的先进事迹。厂工会有广播站,工会

干部每天在下班前20分钟宣读各个车间生产一线先进事迹的报道,厂里也有自己的内部刊物。由于其他工友不写广播稿,我写一篇广播稿,必须给车间领导先查看一遍,然后再交给工会广播站。车间领导另外给我记加班一小时额外酬劳。每当我下班后,在下班路上,听到厂里广播正在播读自己写的文章,我心里感觉特别自豪!我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!我偶尔也向市里报社投稿。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,心里无比快乐与满足,心情由此也变得特别好。

我读报上了“瘾”,好像有一天不读报纸,心里就痒痒的,我每天坚持早上班20分钟,到街上阅报栏看报纸,我下班不着急回家,到阅报栏读20分钟的报纸,当我看到自己发表文章的报纸贴在阅报栏里,感觉有一点成就感,那种喜悦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

我后来办了借书证,节假日就到图书馆阅读,图书馆成了我阅读的重要阵地。我在读书和写稿中寻找乐趣,我多年来乐此不疲于读书与写作,不仅恢复我的心理健康,治疗了我的精神疾病,重新找到了自我,把我一个精神贫困者变成了一个精神富有者。

我通过自己的不懈追求与努力,在写作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,在征文比赛中得过一些小奖,当过颁奖嘉宾,被盐城市电视台专题采访过,被某省级杂志社聘为特约评刊员,还加入了盐城市作家协会,把自己发表作品收入个人作品集《石缝里的小草》,成功举办了个人作品品读会,《亭湖日报》也报道过……家是小的国,国是大的家。可以说,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,我这个工人也很难圆上作家梦。

我家交通变迁记

甘肃兰州 俞海云

生活,总得有个目标。比如,驾驶一辆心仪的轿车,按时上班,安然回家。有了车走亲访友、处置事宜,省事多啦。

家乡坐落在一个远离城镇的偏僻山村,四面环山,丘陵起伏,山路蜿蜒,出行艰涩。我的有效记忆,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算起。那时,大概6、7岁吧,我以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即终生地,天命注定,岂容更改。于是,心安理得,吃喝玩耍,做些家务。时常跟着父母和姐姐们到田地里帮犁,顺即捡拾柴火、拔些青草,甚或到距家七八里的涝坝(蓄积洪水的池塘)里抬水背冰。有时,徜徉在羊肠小道,甩打着羊鞭,放牧七、八只绵羊。上学期间,每天匆匆奔走于凹凸坑洼、尘土飞扬的砂土路上。但逢雨雪天气,泥泞湿滑,战战兢兢。小学如此,中学亦然。

印象中,父母早出晚归,赶着毛驴扛着犁,在干旱贫瘠的山坡地里耕耘操持,收获些干瘪的麦子、米谷、西瓜、桃杏、洋芋等。当时,除了人力肩挑背扛驴驮外,架子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,专门拉运粪土、柴草、砂石、粮食和瓜果等。

山路漫漫,举步维艰。弯曲陡峭的山路上,父亲(或姐姐们)站在架子车车轱辘中间,两手握紧车轱辘,身体前倾,双脚蹬地,肩膀绷紧攀绳,用力前行。母亲和姊妹们在侧旁双手用力推搡,促使架子车慢慢上坡。必要时,侧旁增添一条副绳,协力前进。下坡时,驾驶者身体后仰,腿脚绷直蹬地,用瘦弱的身躯抵抗车子的推力。帮衬者则在后面用绳索拉住载重架子车,缓缓下坡。

包产到户时,家里分到一头青色骡马。那骡马刚从天祝草原买来,父亲屡屡调教,桀骜不驯,终不驾辕。一年后,父亲卖掉骡马,买回一头藏青色小毛驴。此后,小驴车响着铃铛,四季徜徉于沟沟岔岔的蜿蜒山路上,成为父亲终生的骄傲。有一个暑假,因为干旱缺

水,我还独自驱驾着小驴车,远赴30多里外拉水呢。那时,一家8张口,生活清苦,一贫如洗。

运至天成,蟾宫折桂。1986年,初中毕业的我顺即考入师范学校。1990年,参加工作后,用前两月的工资买了一辆自行车。山路漫漫,整整12年,骑着“永久”牌加重自行车,风雨兼程,匆匆往返。但凡运送行李及物品,百般无奈。成家后,携妻将子,自行车力不从“身”,超负荷运转。一次返校时,天降暴雨,汪洋恣肆,无计可施。天黑时,央求远房侄儿的“东风”卡车,安全送达学校。再后来,二哥买了一辆农用“三马子”,承担了拉运的全部苦差。偶尔出行,顺即沾点儿“三马子”的光。大多时候,逗留于在40多里外的学校。每逢周末或节假日,只能踟躇于路畔、山巅,望乡垂泪。

红尘渺渺,九曲连环。2002年春,用多年积蓄购买一辆“嘉陵”牌摩托车。一骑8年,走东奔西,风驰电掣,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。2006年,县城按揭了楼房。路途遥远,淘汰了摩托车,我又成了长途大巴的常客。2010年,工作调入县城,工作的学校离家仅仅6、7里,10分钟公交车程。于是,无论朝往夕返,结伴而行,说说笑笑。雨雪天气,聚散共步,平添一份唯美和浪漫。只惜,乡下家人亲友若有重大事儿,依然束手无策,望路叹惋。

“长脚好看,谁还走路?”2015年,欣然学车。2018年,购置一辆“SUV”!自此,无惧山高路远,带着家人,驾着爱车,南来北往,走东逛西,大道宽敞,心情美美。

人生长勤,希望长长。时代发展,天翻地覆。原来,吃住安暖,不是奢望。自驾飞奔,快意如风,更不是海市蜃楼或天方夜谭,而是,真切切、实实在在的人生之梦。

眼睛的喂养

河南辉县 刘天文

“一见钟情”语出清人墨浪子的《西湖佳话》,在国人的情感谱系里,“一见钟情”绝对是殷殷的浪漫期许。在丰子恺看来,“一见钟情”便是“眼睛吃人”。他在《认识绘画》里写到:人皆以为嘴巴要吃,身体要穿,人生为衣食而奔走,其实眼睛也要吃,也要穿,还有种种要求,比嘴巴和身体更难伺候呢。

口舌之欲,填饱的是肚皮,营养的是肉体;眼睛的喂养,花草树木、山川河流、莺歌燕舞、日升月落皆可作“食粮”,滋养的是灵魂,属于精神范畴。诸多的“食粮”中,书无疑最具营养价值。

常有友人恭维,“你写的散文很有品位,接地气,”铺垫结束开始正文,接着又问,“你写作有啥诀窍?”以我浅鄙的素养,总结不出高深的道理,每次都以“多读书”来回应。这三个字似有敷衍之嫌,却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。无独有偶,参加过一次纯文学杂志社编辑与文学爱好者之间的座谈交流会,现场有人问编辑,“我肚子里藏了好多东西,酝酿了好久,有写作的素材,可就是写不出来。”编辑的回答就是“多读书”三个字。

“读书”与“看书”,我更喜欢“看书”两字,“读书”给人的意象,浮显的是学生大声朗诵那种状态,而“看书”,则突显了眼睛的功用。眼睛会饿,眼睛吃不上精神食粮,会空洞无神,会黯淡无光,会疲惫,会冷漠……反映到人体,则无助,迷惘,像等着枯死的树。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读书破万卷,眼睛丰满了,灵魂和生命才会醇厚,才会灵动。

宋真宗赵恒为提倡读书风气,御笔亲做《励学篇》。诗中写到“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车马多如簇……”古人的追求无非是保温饱的粮食,续姻缘的红粉佳人,显身份的车马随从这些物质的东西。而最后一句“男儿若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”则升华到精神层面,这些丰沛的物质,可以通过读书获得功名来实现。这首诗的内容虽然读来有些市侩、功利,但对读书人的影响是深远的,几近千年。

现代人整日为生活奔忙,眼睛的作用,大多是看K线,看各种报表,看手机,看电脑,以获取及时实用的信息,不论眼睛同意不同意、情愿不情愿,主人都是将诸多信息生硬地塞入眼睛。书看得少了,或者干脆不看,灵魂得不到滋养,以致枯萎,不得不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用眼睛吸收的营养来浇灌另一颗枯萎的心,看到这种情况,往往想到“嗟来之食”这个词。

在网上购买书籍,偶然看到有卖仿真书,就是假书,一个空书壳,放书架上摆设装饰用。也有买了一架子书不看的,成了装饰品。如此附庸风雅,也如空书壳一样空空如也,如“行尸走肉”,徒增笑柄罢了。

